

未来已来， 它让人感到恐惧

《新民周刊》：2000年以来，你出了好几本诗集，这些作品放在一起看，能够看到你写作上的进步，从女性写作走向中性，从个体走向集体，社会属性逐渐进入你的写作，这是很大的一个变化。到了这本新书《全沉浸末日脚本》新书，它的讨论又变成了政治、社会、经济，还有科技，还有未来……你怎么来看待这些变化以及不同时期的这些代表作品？

翟永明：我觉得还是跟我关注的现实和兴趣有关。比如说，最近这些年，我比较关心科技进步、比较关心未来的变化，因为我们很快就会面对它们带来的问题。我关心环保，是因为这个议题已经来到我们身边。最近这些年的写作里面，“末日感”真的很强烈。因为我读到很多关于环保的文章、视频、论文。而身边的现实也是这样：地球变暖，冰山融化，河流断流，天气干旱。很多人不关心，但实际上，地球真是越来越有问题，情况已经很严重了。

我讲一个最简单的感受：你到成都来，这次你觉得很热，从来没这么热过。而我小时候每年想去游泳，我妈规定到了30℃才能去。我天天盼天天盼，成都老是28℃。好不容易到了30℃，能和同学一起去游泳，高兴得要死。而如今成都好多天40℃，所以你可以想象全球变暖的问题到了什么程度了吧。如果以后气温升到50℃，那该多恐怖。所以，我这些年对环保很关注。

我每一阶段关注的问题，也跟

在爱情、
婚姻和社会
形态上，如
今的年轻人
越来越保守，
我很震惊。

自身有关系。比如我在《以白夜为坐标》里面写到：为什么会看《世界是平的》这种经济方面的书？因为“白夜”虽然很小，但也涉及经济的问题。经济涉及每个人的生活，涉及中国未来的发展，我有兴趣了解一下。而我对科技的关注跟我的工科生身份有关系。我很早就比较喜欢看科幻小说和电影，现在更多是看硬科技的书。科技发展也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有关，未来已经进入我们生活了。我们想象的未来，其实已经进入到现实，也改变了人类的生活。作家应该有一个前瞻的眼光，能够看到未来的发展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你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变化很警惕，但机器人时代已经来临。无人驾驶的飞机、汽车到工程建设到家庭生活，机器人或将无所不在……人越来越不重要了。

翟永明：对。《全沉浸末日脚本》里面忘了收一首诗，是我最早一首写机器人的。编的时候，这首诗忘了编进去。是2016年写的，当时看了一个视频，关于机器人整个组装过程。这个机器人最后有了意识以后，马上被人类当废品给毁灭掉——不能让机器人有意识。我觉得这就是人类的噩梦吧：一方面一定要制造机器人供自己使用，另一方面又畏惧机器人的自我觉醒和反抗。后来我也写了几首关于机器人的诗。未来，不是未来，而是人类现在已经到了非得跟机器人相处的时候。而我们自己会不会变成机器人？也是一个未知的可能性。

“在梦中，我变成了一个飞行器。

两个眼睛是飞行器的驾驶舱，
我的身体是机身……”

我从天而降，落到一片草坪。这里正在举行‘世界末日’派对，它像是一个开幕式。

红男绿女们身穿晚礼服，倚肩挽臂地在草地上徜徉。

宴会开始了，原来，‘世界末日’是一道菜，被侍者盛在盘中，端了上来。

他一边给客人舀菜，一边还问客人：‘你需不需要多一点？’”

《新民周刊》：也会的。很多残疾人已经靠机器活着，维持日常生活和生命。

翟永明：人类脑机接口后，实际上也变成了机器人，一个原生态的机器人。还有一种半机器人，比如换心脏，换各类器官，最后就是一个半机器人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马斯克现在的试验已经出来了，人机互联，把头盖骨打开，装一个微电波的芯片，那些因为脑瘫、脑梗瘫痪的人，芯片直接刺激神经，人的身体就站起来了，不需要拐杖。工业化的机器人，国内建筑商已在使用。还有苹果手机生产制造的流水线，早就在使用机器人了。还有能做爱，能跟你聊天，能给你干家务活的机器人……

翟永明：以后婚姻制度也崩溃了。机器人可以烧饭做菜，打扫卫生，用洗衣机，还可以和你聊天做爱，永远不累，也不会和你生气。人类就不需要家庭和婚姻了，不需要传宗接代，也不需要性爱了。机器人一切都可以解决，婚姻制度也就崩溃了。

“海平面下降 正逼近我们
世界变暖 冰河时代

‘雪地球’来得很快”？

人类是不是自取灭亡？”